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Colum McCann

FISHING THE SLOE-BLACK RIVER

黑河钓事

[爱尔兰] 科伦·麦凯恩 著 晏向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Colum McCann

FISHING THE SLOE-BLACK RIVER

黑河钓事

[爱尔兰] 科伦·麦凯恩 著 晏向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0-4080 号

Colum McCann

FISHING THE SLOE-BLACK RIVER

FISHING THE SLOE-BLACK RIVER

Copyright © 1993, Colum McCan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河钓事/(爱尔兰)麦凯恩著;晏向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短经典)

ISBN 978-7-02-009548-3

I. ①黑… II. ①麦… ②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502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蔡 耘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4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7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48-3

定 价 22.00 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候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

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

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语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

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

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 录

001	姐妹
028	恩里克的早餐
042	装满墙纸的篮子
058	黑河钓事
063	兴冲冲，向前走
088	穿越黑地
104	丢失的小孩
121	一个硬币有几面
126	几度癫狂
158	沿着河堤走
169	打岔儿
185	凯瑟尔的湖

姐 妹

我一直觉得我俩的生活就像是那片土地上的颜色——她的是羊胡子草的绿油油，而我的则是地下水的黑黝黝，就像男人们狠劲儿一锹挖下去就能看到慢慢渗出来的黏稠泥水的黝黑。

记得十五岁时，我常在傍晚穿着明黄色的袜子，骑车穿过那片黑乎乎的泥塘向舞厅奔去。姐姐一般都呆在家里。虽然我一路小心地避开那些泥塘，可总免不了在背上留下点点泥迹。我跳舞时，那些穿着厚重蓝色外套的男孩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们常常斜靠在我的自行车上，在夜色中偷偷分享香烟，我也加入了。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在我的车篮里插了一朵香百合。后来，那些穿着青灰色西装的人都靠在我身上，眯着眼睛，头像老鹰似的往前勾着。有时，我会把手伸出去，越过他们的肩膀，用手比划或者刻出一个东西来，有鼻子有眼的，就像个小人儿，我用他来寻找生命的含义。

有个留着两撇八字胡、胡梢花白的老男人带我去的是卡斯

尔巴^①公厕。这人是个海员，身上有股很冲的缆绳味儿和霉味儿，外加老水手的无赖劲儿。那地方有海滩，有浓荫，山坡上满是石楠花。一个农民小伙儿在我身上耕耘的时候，我伸手在圣母的雕像和纪念爱尔兰亡灵的凯尔特十字架^②之间做了一个问号的形状。乱交就是我的签名。我那时候长得像个细腰的沙漏，脑袋上一头枯草，眼睛绿得跟酒瓶底似的。有人带我到阿奇尔岛^③吃冰激凌，然后我们在石岸上抠下了些紫水晶，接着又爬上了广播塔。后来，等我们醒过来时，发现明月当空，而自己则睡在悬崖的边上，大西洋的海浪就在下面拍打着。第二天，我父亲在餐桌上跟我们说约翰·肯尼迪总统已经把人送到月球上了。“真丢人，”他看着我说，“费了半天劲，发现那里除了一堆灰尘以外什么也没有。”那时我的腿脚更加利索了，可以走到舞厅去。只是周遭的泥塘又湿又黑，必须小心。那个送我香百合的男孩又尝试了一次，这次他还加了一朵从警察局偷来的金莲花。我的身子还是在各处狂欢着。我父亲常常等我到深夜，大口大口地抽他的伍德拜因牌香烟^④。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在一家印刷店里听人叫我“小娼妇”。还有一天，我在房间收音

① 爱尔兰西北部梅奥郡的首府。

② 爱尔兰常见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交叉处有象征永生的圆环，常见于赞美诗的封面，在英国也有少量分布。

③ 爱尔兰主岛以外最大的岛屿，位于爱尔兰岛西部，属梅奥郡。

④ 英国帝国烟草集团一八八八年创立的品牌。

机里搜索卢森堡电台^①的时候，听到他在啜泣。

我的姐姐布里吉德不时爆发强烈的厌食症。她常常在课后一个人溜到泥塘旁，偷偷躲在一块大岩石后边没人的地方。她总是手里拿着《圣经》，袋子里装着学校的三明治。到了那儿，她就像只知更鸟一样蹲着，一点一点地撕下面包，祭祀一般地抛洒在周围。这块石头可是有来头的——行刑的时候，这里是用来做弥撒的。我有时会在远处偷窥她。我的姐姐自己瘦成了个骨头架子，可却还在扔面包。有一次，我见她在石头上拿着父亲的钳子慢慢地把左手中指的指甲给拔了出来。她这么干只因为听说十七世纪克伦威尔的手下就是这么对待竖琴师^②的，只为了让他们没法拨弄琴弦、弹奏音乐。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痛苦。她的手指流了好几天的血。她给父亲的说法是自己不小心被学校的门夹到了。父亲对布里吉德的情况毫无察觉，几年前母亲去世——母亲是在外出散步的时候被一阵风刮下悬崖的，之后，他就一直沉溺在哀痛中不能自拔。从那天起，布里吉德就开始活得跟个殉道者似的。人们都怜爱她文弱白皙，可是却从来不知道她那孱弱的身体里都藏着些什么样的念头。

① 欧洲知名摇滚音乐电台，始于一九三三年，现在使用多种语言广播。

② 早在十二世纪，爱尔兰这个岛屿上就已经汇聚了竖琴师、风笛手和游吟诗人。一六五四年，英国护民官克伦威尔率军入侵爱尔兰，许多音乐家由于宣扬本土意识和天主教而遭到屠杀。

她从来不去舞厅。自然，她脚上穿的是修女们标准的褐色袜子。袜子里的两条腿瘦得跟芦柴棒一般。我们之间很少说话。我也几乎没有主动跟她聊过。我嫉妒她那闲置的身体几乎没有什么消耗，可是我还是像姐妹一样，不计嫌隙地深爱着她。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躲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挤作一团，蜷缩在毯子里，心里满是困惑，我干吗要非法穿越加拿大边境，去一个并不欢迎我的国家，见一个我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的姐姐呢？

后备箱里又黑又冷，又挤又闷。我的膝盖紧紧地顶着我的胸，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还有令人窒息的灰尘随着冷风不断灌进鼻腔里。我们可能还在魁北克的辖地内。每停一个红灯的时候，我都以为是到了进入美国缅因州的边境站。等最后到了，我们要停在冰冻的河流旁边，到上面去溜溜冰，吹吹风。只有我跟迈克尔，在冰上疯一下。当然，也许只是想想而已。

当我求迈克尔带我从加拿大偷渡进入美国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一直想当一只墨西哥人所谓的“郊狼”^①。他说这跟他们纳瓦霍人^②的血性是一致的。他的祖先认为郊狼就是蛮荒之初唤醒

① 郊狼是犬科犬属的一种，与狼是近亲。郊狼产于北美大陆的广大地区。郊狼的英文词“coyote”借自墨西哥西班牙语，最初来自当地的阿兹特克部族。

② 纳瓦霍人是美国印第安居民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散居在新墨西哥州西北部、亚利桑那州东北部及犹他州东南部。

日出的乌狗。在了解到我年少时的轻狂之后，他开玩笑说我肯定不信那套传奇，只会听信大爆炸理论。现在躲在后备箱里，我把头上蓝色的羊毛帽紧紧地盖住耳朵。我的身体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柔韧地对折起来了。

我是七十年代初在灰狗长途汽车上认识迈克尔的。那时我刚逃离那些泥塘不久。布里吉德还在家里吃她一小碟一小碟的鸟食。父亲到香农机场为我送行，最后拥抱了我一下，就像跟他最后一根雪茄告别似的依依不舍。上了飞机，我才终于肯定，我要永远离开这里，远赴异国他乡——我已经烦透了家乡那种谁都跟你熟得很的点头招呼。我只戴着一串珠子逃到地球另一边的旧金山去。在机场公车站，我一开始注意到迈克尔是因为他一身凶煞的黑色。他的皮肤就像是在糖浆里浸过，我还看到他挂在胸前的一串牙齿项链。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洲狮的牙齿。他是在爱达荷州的荒野发现那只狮子的，它在路边被撞死了。那天他一声没吭走过来就坐在了我的边上，身上有股淡淡的实木烟熏的味道。他的脸有点像鹰，满是粉刺，手腕很粗。他当时穿着皮背心，牛仔裤，脚蹬高统靴。后来我不知不觉就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睡着了，手还伸过去摸着他的狮牙项链。等到我对着它们吹气，说它们互相撞击时听起来就像是风铃声时，他终于笑了。于是我们就一路嘀嘀咕咕地穿越了整个美国。我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住在教会区旁边的德洛莉丝大街，常常

能听到金门大桥的浓雾警报的哀鸣。我们在一起，直到后来的大搜捕。一九七八年大搜捕之后，我离开美国回爱尔兰定居了。可是从此再没有跟别的男人睡过。

现在车又颤抖着停了下来，我的头一下撞在了后备箱的盖子上。我真是宁可拿根针去钻透石柱也不会再犯这个傻了。这阵子烟草和酒精的走私贸易猖獗，我们很有可能被牵连抓住的。迈克尔本想用独木舟带我 from 肯尼贝克河泅渡过去的。当我坚持躲在汽车的后备箱里时，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不祥之色。现在我真是后悔死了。

“听着知更鸟的歌声，躺在慢悠悠的水面上，那河水载着我们缓缓漂移，只看到蓝天高高在上，人人都沐浴着爱。”在我和布里吉德很小的时候，父亲给我们唱过这首歌。

车一点一点地向前蹭着。我不知道到底是快到边境了还是又遇到了红灯。有时车彻底停了下来，然后又一寸寸地前移。不知道此时迈克尔在想什么。三天前刚见到他时我有点被吓到了，因为他十三年来似乎没什么变化。这让我自惭形秽。我自己已经是灰头土脸、邋遢不堪。晚上独自躺在他的沙发床上时，我不由摸到了自己大腿上新长出来的肥肉。现在我觉得自己的体重简直跟他不相上下了。他剪短了头发，穿上了套装，只为减少被查验的风险——这让他耳目一新或是更加陌生了，我也说不清楚。

外面一阵沉闷的对话声。我更加用力地蜷了起来，脸紧紧地贴

在冰凉的铁盖上。只要边境检察官要求检验他的行李我就完蛋了，历史就要重演了。可是我听到了两次拍打车盖的声音，然后引擎发动，车子向前走了。一会儿我就进了美国，这个据称是上帝赐给该隐的国度^①了。在路上行进了一会儿，我听到迈克尔大吐了一口气，然后是鬼叫般的狂笑。

“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恭喜你了，”他喊道，“过几分钟再把你放出来，谢昂娜。”

他的声音听起来嗡嗡的，我的脚指头都冻僵了。

一九七八年八月的时候，我还在格尔利大街的一个酒吧唱歌。那天晚上，我准时下班，穿着一件从当铺里买来的旧婚纱，头发披散着，脚上还套着黄色的袜子——后两者已是我的注册商标了——钻进了我们那辆破旧的、有着粉红色轮毂罩的福特皮卡，朝海岸驶去。迈克尔周末的时候就到门迪西诺北边的一个小屋里去，帮着弄来一堆加州橘子。我穿过聚满花嘴鹌鹑的小桥进入了索萨利托，大约在塔玛帕斯山的海岸边，我扔了几个烟头向杰克·凯鲁亚克和约翰·缪尔^②的亡灵致意。远处的海面上，一轮红日升起，有

① 十六世纪殖民者雅克·卡地亚引用《圣经·创世纪》中的该隐杀死兄弟来谋取的土地来描绘圣劳伦斯湾这块荒野。后来不断有人借此来比喻白人掠夺印第安人的领地这件事。

② 约翰·缪尔(John Muir, 1838—1914)，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代表作《加利福尼亚的山》。